

第17周

王大米 王大米 2017-01-18
02:29

“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涧中石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斗酒相娱乐，聊厚不为薄。”——《古诗十九首》第三

晚上，对面教学楼顶楼课室的灯都亮着，一只乌鸦飞过那排窗，没有一个人抬起头。今天周二，没课。

妹妹今天刚好到家。熟悉的大桌上，一家人买来了羊肉，正在吃火锅。镜头里，妹妹穿卡其色高颈针织薄毛衣，爸爸的蓝色牛仔外套也挺显眼，弟弟还是老样子，只顾着赶紧吃，妈妈在一边忙活，洗菜，然后过来镜头边说话。

想看剧的时候，心里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画面，欢脱，色彩明亮，偶尔说出一两句好笑的话。

机缘巧合，发现了一个同龄人的公众号，刚好那天晚上睡不着，前前后后把几篇文章都看了，广阔视野，深度剖析，以及笔者的博学多才，令人震惊。刚好其中列了2017年的书单，我就参照着，在自己的书单上增补，几日来发奋读书。出国的时候没有带中文书，只是在软件上阅读，有时竟看到眼皮疲乏。

周末去郊区做家教。搭30分钟地铁，两个半小时的电车，还有十几分钟的的士。这样的疯狂在我看来令人兴奋。莫斯科的晚上是从4点多开始的，5点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，我刚下电车，走在寥寥几人的站台，在近处的的士上车。积雪的路两旁黑压压的树枝，少有人家。我一度怀疑着是不是所谓的富人区。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紧张，和司机说话的时候特别磕巴，缄默不语。

车在两层楼的木屋前停下来。这是一条宽敞的街道，两旁整齐的大木屋。面前的35号屋就是我要去家教的人家。白雪皑皑，它就像一只冬眠的鹰，盖着白雪躺在大地上。进了两道门，里面的门开了，一阵暖意，一个五十上下的女人，白发，有点瘦，手里拿着一个碗，身后的小孩子可爱地追过来，看着我这个陌生人。心中的石头落地。

回来的时候，错过了电车，在站台老旧的铁椅上拿着本书。这个车站人很少，到的时候只有售票人一个，我看了看表，啃了啃面包，赶紧拿本书来看。坐在那里发呆可不好，偶尔会进来一两个人。外面只有一条轨道，再往后就是无尽的树林，飘着点雪，等我到莫斯科的时候，那雪慢慢变得轻盈了。铁椅的地方，一贯难闻的味道。如同嚼蜡一样快速吃几片面包，尽量把自己带到书中，不去想不去看。

对面椅子上来了一个女人，打电话，然后把一个装着狗的包打开，一只卷毛小狗冒出头，女人把它抱到椅子上，后面另一只小狗又冒出头来。我疑心后面会不会还有一只，幸好女人马上又把狗狗放回包里了。

进来一个女人，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，孩子一直放声大哭，好像是想要什么东西。女人费力地比划着，发出“e—e”的声音，小孩子也跟着比划，尽力想说服他的母亲。我才意识到，这是一对聋哑人母子。小孩子哭得那么伤心，刚开走的火车也带不走这样的哀嚎。女人走出去，小孩子不走，在椅子上一直哭。给人感觉，这个小孩子有着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委屈，而他哭得那么凄厉，旁边的几个人都分明有看到，可是都不知道怎么做。

站台的风景很美，后面是森林和群山，火车经过，大雪纷飞。本来容易有“红泥小火炉”的惬意，或是雪国群山的开阔感。可是那天，我在那里，却无所适从。

火车上，疲累至极的我沉沉睡去。偶尔忽然惊醒，检查身边的东西，之后继续睡去。终于回到莫斯科，有MOSCOW标识的建筑物赫然于眼前。那时候，竟然有点感动。

回家了。